



资料图片



“愚公移山”酒吧演出现场。

本报记者 孙纯霞 摄

侗族大歌

大歌——侗语称“嘎老”，“嘎”就是歌，“老”具有宏大和古老的意思。侗族大歌以“众低独高”，复调式多声部合唱为主要演唱方式。侗族大歌需要3人以上的歌班(队)才能演唱，参加演唱的人越多，效果越好。多声部、无指挥、无伴奏是其主要特点。模拟鸟叫虫鸣、高山流水等自然之音，是大歌编创的一大特色。它的主要内容是歌唱自然、劳动、爱情以及人间友谊。2005年入选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，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侗族大歌：原生态挺进城市求生存

3月，来自贵州黎平县的侗族大歌队，在同乡——摇滚歌手吴虹飞的邀请下，在北京的酒吧、剧场等地将进行6场演出。在年轻人的娱乐场所，聆听远方的原生态歌舞，对京城的时尚青年们来说是一件新鲜事情。从3月9日的第一场开始，现场便吸引了各路媒体及学者。侗族大歌团队成员们的命运，以及侗族大歌的生存及保护，也由此引发了思考。

习俗传统 难忘侗族大歌

3月9日，北京“愚公移山”酒吧，演出在即。场内的小试衣间里，已传来婉转的歌声和环佩叮当，年龄从18岁到28岁不等的8个侗族年轻人衣饰齐备。排练到了尾声，他们并不紧张，唱着流行歌笑成一团。

只有领队吴金燕流露出几分心事，这几日她都睡不好，刚从无暖气的地下室搬出来，除了好嗓子之外一无所有。之前，是族人吴虹飞发动捐助了几千元，又找了临时住处，才得以安心排练。她不仅要担任领唱，关心今晚的演出，更要为日后如何维持歌队的生计而担忧。

不过，今夜“侗族大歌队”的演出效果显而易见。带着村寨歌班传统的农民歌队重现了2500年前传下的《古越人歌》。他们带来民间天然形成的复调式多声部合唱，有《大山之歌》《蝉之歌》等经典大歌，有琵琶歌《行歌坐夜》，甚至包括侗戏《珠郎娘美》的唱段，声音纯净，银饰闪亮，来自贵州黎平县的八位男女侗族歌手赢得满堂彩。

“简直是天籁。”一位观众喃喃道。

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晓楠最早做侗族音乐研究

时，是十几年前。

他因为这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天然具有的多声思维所震撼，从广西，到湖南、贵州，侗族所在处，就有大歌。

模仿自然声音的大歌，蝉鸣鸟叫，惟肖惟妙；鼓楼对歌里的男女谈情唱爱，唱尽了男耕女织的与世无争；还有苍凉平缓却鲜有人懂的叙事大歌和伦理大歌。侗族有语言却无文字，所以一段段民族历史都靠口口相传，多为老者单人领唱，众人低音衬和。依赖老歌师丰富的表情和记忆力。“饭养身，歌养心”，侗歌歌唱团结、善良、勤劳，因此，侗族有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的好传统。

“最有代表性的是他们的歌班，是侗族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体现。”赵晓楠说。侗族大歌队至少3人，多则十几人，一般采用梯队式结构，最小的五岁，最大的20多岁。如果有成员因为婚嫁要退出歌班，就要找比自己年纪小的人来替补。一代又一代，严格遵守。

来自岩洞村的吴金燕，母亲和奶奶都是歌师，从小嗓子好，跟着歌师学侗歌，上小学后一度中断，后来进了民族中学，学校也开始恢复教侗歌了，她

因为实在喜欢唱侗歌，就进了歌队。

和祖辈父辈一样，吴金燕和伙伴们被带到岩洞村的鼓楼里，按性别分成男班和女班，按年龄划分为大班、中班、小班。按声音分成高声部和低声部，由寨子里的老歌师严格训练。但凡有远客到来和重大节日，大歌队就集结在象征着集体团结的鼓楼里，穿上自己家里染的蓝黑色侗服，仪容整齐唱大歌。这里基本村村有歌队，常有外来歌队来对歌，劳作完的村民还没来得及洗净腿上的泥，这里欢乐的侗歌已经唱上了。

侗族人尊重歌师，歌懂得越多，越有文化，同样，歌队的领唱也会被另眼相看。吴金燕和1990年出生的吴良佳，1994年出生的吴成兰，就是这样成为朋友的，他们都是歌队的领唱。

今年，吴金燕组建了“侗族大歌队”——五个同乡，一个在北京打工的湖南姑娘，加上两个分别来自广西和湖南的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。她第三次来北京时，已是一个有过不少演出经验的成熟歌手，编排了曲目，并按照人数限制，为3月的6场演出安排了男女混声大歌表演。

本版采写/本报记者 刘雅婧

旧的举措 抢救侗族大歌

吴金燕2004年中学毕业离开了岩洞村，去沿海打了一年工，又来北京参加青歌赛。那时，大山里的家乡依然贫困，侗族大歌旅游线路也没有开发。妈妈还在种地，爸爸也出去打工了。

她隐约记得，歌队里20几岁的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，只剩下孩子、40多岁的妇女和老者在继续唱大歌。“虽然身为鼓楼歌队成员，但因为很多侗歌是古侗语，我当时都不懂意思，村里会唱叙事歌和伦理歌的老歌师也不多。”

赵晓楠说，变化早已经悄悄发生在侗寨，近二三十年来，因为传统自然农村经济被破坏，商品经济形成，侗族的歌班传承组织也受到了一定冲击。“传统农耕文明中的侗族人没有歌不能生存”他说，

但如今，侗族人投入城市，脱离土地，渐渐地，生活和歌开始脱离，大歌的实用和社会功能弱化，只剩下纯粹的审美和娱乐功能，“这不足以支撑它的传承”。更大的一次危机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侗歌一度濒危，忙于政治运动，无人唱侗歌。即使到了八九十年代，“因为侗歌里相当多都是男女情爱内容，所以小学教育一度非常抵制侗歌。”他说。

上世纪90年代后，经过了社科院侗族学者邓敏文等人的多年调研和号召，黎平县意识到了侗歌对于侗族文化传承的意义。于是，开始了一系列挽救侗族大歌的措施。

首先针对后继无人，侗族大歌进校园，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有教学安排。其次，

鼓励村寨自组歌队，重大节日进行歌赛，动员老歌师和老歌队，政府给一定奖励。吴金燕和她的伙伴们，也在这一时期重新与大歌结缘。

为了开展文化经济，黔东南专门开辟了侗族大歌旅游线路，一条线路就经过岩洞村，黎平飞机场和高速公路也建了起来。邓敏文曾亲眼见万人唱大歌迎接机场考察组的场景，后者被感动了。侗歌也就是从这里前往外面的世界，去贵阳，去北京，去纽约……

2009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批通过贵州侗族大歌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，这无疑是一个招商引资的福音。尽管侗歌的魅力已经“走出大山，影响海外”，但是对于侗族人来说，很多问题仍没有解决。

新的问题 侗歌怎么办？

去年吴金燕离开家乡时，村中的大歌队还是以老者为主。村里懂得这些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，即使在自组的侗歌队里，年轻的队友们也有很多部分不会唱。该怎么办？

赵晓楠说，侗歌整体的传承相对好一些，有歌班组织，有非遗名号，保护文化的意识比较强，大歌里的声音歌是没有传承危机的，类似《蝉之歌》对外表演很多。但是，有的危机是不为外界所知的，“比如叙事歌，里面有语言的问题，大伙听不懂，旋律又平淡。”

青歌赛上不可能拿这个参赛，媒体不重视，年轻一代

认为这个无法盈利，也就不唱不学了。很多歌被老年人带走了。而实际上，叙事歌里恰恰承载了最多侗族的历史文化。他还表示，现在大众传媒上看到的侗歌，往往和电视台为了收视率和收视效果有关，经常看到的是一批年轻的小姑娘在外面唱，真正歌技好的老歌师往往没有出场，那些更深刻的叙事歌、伦理歌也就失去了展示的舞台。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侗歌里欢乐、相对肤浅的情歌和声音歌。

另一个遗留问题是，侗歌歌手们如何生存？邓敏文说，传统的侗歌是自娱自乐，不盈利的。带着歌手们走出

去，是一个办法，让侗歌跟着侗人走进城里，一起发展。但是如何在商业和原生态中保持平衡，这是另一个考验。

歌队里的吴良佳只有20出头，但是表演经验也很丰富，他们曾经接过几次政府或民间团体的演出，路上颠沛流离，有时唱十几个小时，一天摊下来只有一百元不到。这次愚公移山的演出，他们每人分到了500块，都很高兴。但歌队命运未卜，没有资金赞助，只能靠自己打工，他们也许会散落到咖啡馆和酒吧做服务员。他们和侗族大歌的命运，会怎样呢？

这还是个未知的难题。